



## 再见,那支五彩斑斓笔

苏墨

据报道,著名诗人余光中于 12 月 14 日逝世,终年 90 岁。漂泊一生的他,在永远无法排解的乡愁中,终与母亲团聚。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首脍炙人口的《乡愁》道尽游子的离愁别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名作。事实上,余光中的一生不仅有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也是他的文学阵地,他自称是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坛大师梁实秋赞其“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余光中先生挚爱着他的祖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在笔者印象里,余光中的作品中有一篇叫《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是个理想主义者》最为深刻,他写道:

“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

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的结局虽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

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放弃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

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是啊,他的一生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坚信着自己的坚信;纯粹着自己的纯粹。他的文字如同一支五彩斑斓的笔,勾勒出精彩纷呈的文学世界与精神领地。

别了,这支五彩斑斓笔。

## 出借“真人图书”是种积极的改变

王 瑜

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某新闻节目主持人成为徐汇区“真人图书馆”的最新“馆藏资源”。该主持人作为一本“真人书”,当天分享的是他的航天梦。报道称,与一般讲座不同,“真人图书馆”更重视个体生命经验的分享,同时还有数字版本可供借阅。还有些“真人图书馆”则从“旅行书”“创意书”“公益书”“职人书”等类别出发,邀请许多普通人来书店分享自己的真人故事。

这种将真人的生活体验、生活故事和生活经验的分享,作为馆藏图书资源的形式几年前就屡有出现。新颖的是可将这种形式以视频等版本出借。在当下信息泛滥和快餐阅读比较盛行的时代。这样一种图书馆的创新形式,无疑值得肯定和借鉴。

不可否认,这中间自然有一些机构是以真人为噱头,吸引读者,进而宣传自己的图书馆品牌。但其带来的创新意义或积极的启示,不容忽视。

如今是一个崇尚科技和媒体改变生活的年代。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全天候”信息推送,为人们及时了解周遭世界变动和生存环境变化提供了极大便利。而其带来的海量知识和碎片化信息流,也让身处其中的个人无所适从从很难逃避。更多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拥抱,有些甚至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微信聊天与电商购物似乎已跟早晚刷牙和便后洗手一样成为都市人的生活习惯,即使阅读也更多选择便捷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电子阅读方式。去图书馆或去实体书店对不少人来说,显得有些奢侈。

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社会,人们多为生存而忙于赶路。然而不少人,因为走得太久,忘了为何出发。而当我们对世界对历史对自然和对他人的认识,更多是通过上述“短平快”的方式获得时,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显然变得很少,自然难免迷茫与困惑。

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而忙。忙着工作,忙着应酬,忙着建立各种关系,忙着给孩子找家找保姆,忙着给孩子选优质幼儿园和学校,忙着给家人看病,忙着买菜做饭。忙忙碌碌,却也碌碌无为。不少人在忙碌过程中迷失方向,于是琐碎的生活让人变得更加琐碎和茫然。

在这种琐碎和忙碌的生活中,一切似乎都太快了,人们来不及稍微停下来想想,无暇沉淀和思考。多元和碎片化的信息渠道、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构筑成一种看似全景式的信息覆盖,阅读也多限于快餐式的浅尝辄止。

换言之,当我们在适应急剧变化的新技术和新媒体时,如何能够保持内心深处的独立和维系初衷,才真正值得反思。窃以为,对于每个身在其中的个体而言,其全面成长仍然需要通过严肃的思考、学习和深阅读才可能触及内心,也才有利于对自身和周遭社会深入理解。而借助真人图书馆之类的他者经验分享或者干脆选个半天去图书馆沉淀一下自己,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

若过于沉淀琐碎,不思创新,很难有时间获得独立的思考和成长。不少人总感觉在煎熬中前行,其实这种煎熬本身可能正是故步自封的结果。如果换一种视角,换一种心态,换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原先的问题和纠结,可能豁然开朗。而事业或工作,也可能打开新的局面。由此带来人生的境遇和生活的感觉也会获得全新的改变。

从这个意义而言,真人图书馆对于传统的平面静态式的馆藏资源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改变,这种改变值得点赞。因为只有改变才有希望,唯有创新才能持久。

## 开 卷

“我一向认为,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替历史上那些失声者发声,而边缘人群、弱势人群就是最典型的失声者”

# “旅行者”罗新:历史学者的道义与责任

本报记者 陈俊宇

从上都到大都,大约 450 公里,15 天。原以为这可能只是一次身体意义的徒步,实则不然。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者的罗新,将自己对历史的思索与洞见,对大国小民的惦记与关注,对故人的思念、对友人的感念,以及对社会时事的关注,都融进了这趟行走。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记者与罗新相对而坐,年过半百的他,精神矍铄。聊他的作品——在 15 天的徒步旅行之后,耗时一年写完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聊到那些他在兹念兹的话题,他会身体前倾,双目有光——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穿越在古今之间的昂然乐趣。

十五年前的夙愿

2016 年 7 月 10 日,下午四点,罗新走到了上都古城遗址的明德门。至此,从大都健德门到上都明德门,才算是走完了全部行程。

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部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此后数年,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上都。秋季九月,北方渐凉,元帝南归大都。一年之中,皇帝大约 1/4 的时间在路上,其余时间在大都和上都各一半。

这年复一年形成的“双都巡幸”制度,自然有着其政治意味,“元朝是由游牧和农耕这两个社会组成的。上都主要控制游牧的世界,大都控制农耕的世界,皇帝在这两者之间移动,表明他是两个世界共同的主人。”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罗新酝酿已久。

一切都要回到 15 年前的春天。他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想贴到“住夏”网 BBS 上,向元史专家张帆请教。在这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中,“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也被提出来了。

连接两都的道路共有四条,辇路是指由官方设置的用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而辇路则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穿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念头由此而生。“夙愿”,是我们愿意付诸行动最光鲜且赋予情怀的理由,罗新不否认,但也止于此。

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经常会觉得,之于其研



欧阳

北方的冬日日渐寒冷,让平素共享单车代步的我多了一些地铁体验。前两天乘坐地铁,想起了见识广博之士的感触:说是某某国家地铁里都是读书之人——无论是站立等车,还是跟着车厢运动的人,几乎个个抱着书卷,而文化中心的祖国首都地铁里却几乎看不见有人读书……于是不自觉地多了一份窥探之心。

实地观察之下,结果人家说的还真是不谬:地铁车厢里大多数人都埋头手机,少数暂时没有拿着手机的人不是眯眼瞌着,就是眼神游荡,还真是找不到一个“读书人”的模样。

然而,细查之下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我移动着“偷看”了十来个手机控,除一人在聊天、两人在游戏外,其余的都在认真阅读手机——绝大多数都是在看“字”,而影视观赏我以为也是阅读。所以,实际的情形是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在“读

究的中国和中国社会,自己像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此次行走,他就希望自己实现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而是背负行囊汗流浹背的过路人,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

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自北京健德门启程,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区,翻山越岭进入草原,经明安、李陵台、桓州等驿站抵达上都。到达上都当天,在参观完上都博物馆后,罗新就乘坐友人的车返回了北京。元人无论走辇路或是辇路,都是要花更长的时间的,不像这般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

从 6 月 24 日至 7 月 10 日(中间有休息),15 天时间,在罗新的计划中就是如此。为何没有留出更多的时间呢?

“古人不着急,现代的我们总是时间有限。对古人来说,走一个月也是走,反正他人人生就在路上,相较而言而我们的时间表没有多大弹性,早上起来干什么,每天需要做什么,都是固定的。”这是今人共通的无奈,罗新也未能避免,“虽然我们想尽量抵抗这种潮流,但很难,因此走也比古人走得着急。”

他发出感慨,“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古人们得以更多地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为何一定要选择徒步的形式?”这个问题自计划行程到如今,都有人充满疑惑。

罗新说,这是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吃苦还是享受二者间,他选择了前者,“思考者总是不能过得太舒服”。到行程的后半程,他的脚都打了水泡,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疼痛。

疲乏之余,徒步也有其独特的乐趣。行至军事要冲红沙梁山口,走进这个深槽山口,立即有清凉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一种难以形容的舒爽掠过全身。身处其中,罗新也会揣度古人的情形,“当年侍从元帝北巡的文武官兵们,走出这个又窄又长的山谷,费尽力气终于来到红沙梁山口时,大概也会有同样的凉风拂过汗涔涔的额头吧?当他们看到山口另一侧的黑松林时,也一定和我们此刻一样,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愉悦。”

行程的尾声,在沽源县的宾馆里,他写下这样的话:“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感触时间的流动

7 月的第一天,徒步的第五天,罗新行进到巡检司村。

靠近村子,首先就被那个墩台下方的大树、房屋和台阶所吸引,即使在一里地之外,也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古旧气息——不只是破败荒残,不只是被遗弃的寂寥,还有那些久远的、被召唤回来的声音和色彩。

他与同行者、也是自己的学生王抒在大榆树下吃着香瓜。这棵大榆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了,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戎边的将士,以及在这一带放牧的史、车二部蒙古牧人。

罗新尝试在叙事中将时间线变得更为复杂,各自发展又相互交织。“我就不是孤立的坐在那,背后还有古人的影子,如此一来,现有的叙事能够有一点深度与历史感。”

即便一年多过去,我们依旧带着“有用”的思维在追问罗新,走了一趟有什么收获?历史学同行也会直白地问他,对辇路路线有哪些新的发现?

他给出“真实的回答”,“在专业研究意义上,我的确未能获得任务可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从浅层意义来理解,这就是一趟“为走而走”的徒步之旅,为了 15 年前的夙愿。

然而,与古人处于同一场景,时间长河中的故事扑面而来时,那种神交的愉悦与来自某一瞬间的豁然,就会发现“有用”岂能去判断每一种收获呢。毕竟,行万里路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给所读的书提供一种新的支撑点。罗新说:“也许现实中的空间意义,就是帮我们把时间的鸿沟拉平,或者帮助我们吧时间间隔缩短,让我们可以感触时间的流动。”



“经典”的熏染,反倒是被混乱、偏狭地胡乱造所污染,而那些真切阅读的人,那些移动阅读已经植入生活的人,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客观说,我以为人们感叹“不读书”不是指阅读的人稀少,那些没有人手持纸质图书的世俗影像,实质上仅是被拿来印证另一种深层现象的外在参照而已;广泛存在的阅读身影没有表达出“读书”本身的意义。别的不说,就读书人来讲,构建独立的判断、审视既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等,这些最基本的、必须有的素质,在亿万级的移动阅读群类中存在吗?我以为,即使存在也只是沧海一粟,就像那些拿着手机阅读了海量网络小说的群体表现的那样: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阅读成为被重新塑造的人……

不是没有人阅读,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阅读,这不是阅读本身的事儿,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事儿。

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俺不好乱说。不过就情趣层面来看,读书不仅需要闲眼的时间,还需要有悠闲的情绪,或者还有心情舒畅什么的,陶渊明絮叨



“他们的命运,不能忘怀”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经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与普通游客或户外爱好者相比,应该有着属于专业的关注视角。从大都到上都,从农业地区进入游牧地区,他自然会有其关注点和思考方向。那么罗新在关注什么?

“我比较关注长城地带的各种人,因为长城作为一条分界线,既是政治的分界线,也是地理的分界线。大致来说,长城以北是以牧业为主,以南是以农业为主,在这个交错地带有一些特别的历史怎么上演、怎么变化,是由这条线决定。那么政治和自然它们在不同的时刻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它们显然不完全重合,也不能简单说用一条线画出来,在这个地带里面我们怎么去看问题。”

罗新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我走过长城地带的时候,读相关资料,注意到这群人,就格外留意他们,想看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替历史上那些失声者发声,而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就是最典型的失声者。的确,我是带着感情写他们的。”

这是在行走中、研究中、生活中,罗新坚持的“道义与责任”。



“经典”的熏染,反倒是被混乱、偏狭地胡乱造所污染,而那些真切阅读的人,那些移动阅读已经植入生活的人,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客观说,我以为人们感叹“不读书”不是指阅读的人稀少,那些没有人手持纸质图书的世俗影像,实质上仅是被拿来印证另一种深层现象的外在参照而已;广泛存在的阅读身影没有表达出“读书”本身的意义。别的不说,就读书人来讲,构建独立的判断、审视既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等,这些最基本的、必须有的素质,在亿万级的移动阅读群类中存在吗?我以为,即使存在也只是沧海一粟,就像那些拿着手机阅读了海量网络小说的群体表现的那样: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阅读成为被重新塑造的人……

不是没有人阅读,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阅读,这不是阅读本身的事儿,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事儿。

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俺不好乱说。不过就情趣层面来看,读书不仅需要闲眼的时间,还需要有悠闲的情绪,或者还有心情舒畅什么的,陶渊明絮叨

“经典”的熏染,反倒是被混乱、偏狭地胡乱造所污染,而那些真切阅读的人,那些移动阅读已经植入生活的人,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客观说,我以为人们感叹“不读书”不是指阅读的人稀少,那些没有人手持纸质图书的世俗影像,实质上仅是被拿来印证另一种深层现象的外在参照而已;广泛存在的阅读身影没有表达出“读书”本身的意义。别的不说,就读书人来讲,构建独立的判断、审视既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等,这些最基本的、必须有的素质,在亿万级的移动阅读群类中存在吗?我以为,即使存在也只是沧海一粟,就像那些拿着手机阅读了海量网络小说的群体表现的那样: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阅读成为被重新塑造的人……

不是没有人阅读,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阅读,这不是阅读本身的事儿,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事儿。

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俺不好乱说。不过就情趣层面来看,读书不仅需要闲眼的时间,还需要有悠闲的情绪,或者还有心情舒畅什么的,陶渊明絮叨

“经典”的熏染,反倒是被混乱、偏狭地胡乱造所污染,而那些真切阅读的人,那些移动阅读已经植入生活的人,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客观说,我以为人们感叹“不读书”不是指阅读的人稀少,那些没有人手持纸质图书的世俗影像,实质上仅是被拿来印证另一种深层现象的外在参照而已;广泛存在的阅读身影没有表达出“读书”本身的意义。别的不说,就读书人来讲,构建独立的判断、审视既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等,这些最基本的、必须有的素质,在亿万级的移动阅读群类中存在吗?我以为,即使存在也只是沧海一粟,就像那些拿着手机阅读了海量网络小说的群体表现的那样: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阅读成为被重新塑造的人……

不是没有人阅读,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阅读,这不是阅读本身的事儿,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事儿。

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俺不好乱说。不过就情趣层面来看,读书不仅需要闲眼的时间,还需要有悠闲的情绪,或者还有心情舒畅什么的,陶渊明絮叨

“经典”的熏染,反倒是被混乱、偏狭地胡乱造所污染,而那些真切阅读的人,那些移动阅读已经植入生活的人,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客观说,我以为人们感叹“不读书”不是指阅读的人稀少,那些没有人手持纸质图书的世俗影像,实质上仅是被拿来印证另一种深层现象的外在参照而已;广泛存在的阅读身影没有表达出“读书”本身的意义。别的不说,就读书人来讲,构建独立的判断、审视既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等,这些最基本的、必须有的素质,在亿万级的移动阅读群类中存在吗?我以为,即使存在也只是沧海一粟,就像那些拿着手机阅读了海量网络小说的群体表现的那样: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阅读成为被重新塑造的人……

不是没有人阅读,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阅读,这不是阅读本身的事儿,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事儿。

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俺不好乱说。不过就情趣层面来看,读书不仅需要闲眼的时间,还需要有悠闲的情绪,或者还有心情舒畅什么的,陶渊明絮叨

“经典”的熏染,反倒是被混乱、偏狭地胡乱造所污染,而那些真切阅读的人,那些移动阅读已经植入生活的人,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客观说,我以为人们感叹“不读书”不是指阅读的人稀少,那些没有人手持纸质图书的世俗影像,实质上仅是被拿来印证另一种深层现象的外在参照而已;广泛存在的阅读身影没有表达出“读书”本身的意义。别的不说,就读书人来讲,构建独立的判断、审视既有的价值观念和行

《虎印传奇》
 梁胡 胡丽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推荐给 8~14 岁小朋友及其家人的书。图书市场中,童书可谓是块“肥肉”,笔者此前做童书市场内容调查的时候发现,种类繁多体量庞大的童书市场,内容参差不齐,鱼龙混杂。而该书是本土为数不多的依托中华传统虎文化创作而成的立体童书。
 故事讲述了主人公虎宝和虎精灵阿布受到一直保护着古中国大地的虎精灵的召唤,分别回到了古中国的历史人文名城、名地探险的故事。本书不仅包含大量的文化百科知识,并且在制作上突破了传统书籍的形式,融合了立体纸艺、AR(增强现实技术),让阅读变得更加立体。强大的视觉冲击,让传统文化深入童心。同时,引人入胜的故事配合 196 个精美配件和立体设计,真实立体地展现中国古建筑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是一本不仅能看而且还能玩儿的书。亲子互动间,创造出独特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中国战争史》
 武国卿 著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主席早在 1939 年 1 月给友人的通信中就有撰写《中国战争史》的宏愿,但是由于主席忙于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著名作家刘震云呕泣五年的又一力作。
 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王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